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二十六編

偵探小說

藕孔避兵錄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全書三十冊種

# 痛史

布套二函  
定價三元

各書皆從  
私家鈔本  
錄出詳記  
明末清初  
遺聞軼事  
從前並無  
印本洵爲  
三百年來  
之祕書前  
此出版後  
購者雲集  
不久即罄  
現重行付  
印業已出  
版茲將日  
錄列下

## 下如目價 售出冊分

福王登極實錄

角半

嘉定縣  
乙酉紀事

一角

哭廟記略

一角

江上孤忠錄

一角

丁北闡大獄記略

一角

啟禎記聞錄

四冊  
六角

莊氏史案

一角

海上見聞錄

三冊  
二角半

研堂見聞雜記

三角

蜀記

一角

思文大記

四冊

六角

鹿樵紀聞

三冊

六角

弘光實錄鈔

二冊

四角

隆武遺事

一角

淮城紀事

一角

客滇述

角半

崇禎長編

二冊

四角

守鄖紀略

角半

浙東紀略

角半

國變難臣鈔

一角

# 藕孔避兵錄

英國蜚立伯倭本翰原著

閩縣林 紆 同譯  
仁和魏 易

## 第一章

克雷齊曰。余自落倫至世界大逆旅。及於知客之所。有書記見余至。則笑悅迎余。余與道寒暄後。言曰。鄙人欲居第三層樓。蓋前此曾一至亦居第三層。三百十七號。今當仍賃故屋。書記曰。吾乃無術。足以應客。毗舍已皆有人賃居矣。惟第二層樓。或有空曠之處。足以下榻。其賃值不求高也。余聞言稱可。忽見有一人行甬道中。書記卽謝余。與來人語。書記旣行。更有一書記。前而語余曰。適客言欲第三層樓。彼間有人欲行。可以居客。惟舊居之三百十七號。吾將爲客調停。客可仍賃之。十七號也。余鞠躬稱謝。此書記卽以楮署號數。飭傭保傭保索匙於司帳。余卽坐繩榻。乘機而登樓。然此小書記。乃擅爲吾謀。矯厲柄權之本意。行且見。

譴余則不之知。惟余至時。正六句鐘。易衣至薙髮肆。修整其髻。遂散步於閭巷塵肆間。卽向余所舊遊之俱樂部。就夕飧。嗣復同一二舊遊。至帝國劇場中觀劇。劇罷。復至毬場。作博戲。戲已。飲蘇打水。疲極。計歸寓就枕。當卽寐。然獨客離家。往往從無意中。却隱伏生平絕大之關鍵。方余入時。扉乃未闔。余踞榻坐。吸其餘菸。將去履而臥。忽聞有異聲。似在甬道中。有人疾趨。似防人追躡者。余則傾耳而靜聽。此聲卽及余門而止。門乃立闔。一人衣褻衣。態至倉皇。視之。乃與無素。然悲涼之狀可掬。余不期竟失其履。以目注視。狀乃絕怪。自思素昧平生。胡乃闌入寐處。卽曰。汝胡冒失。句語未竟。其人卽掬憂哀乞力鑰吾扉。且請余勿聲。余又聞有人行於甬道中。亦及余門而止。少頃。聞叩扉聲。余欲啟關。而先入之人。微語止余。勿啟。引手拊吾臂。以口附余耳。吐噏之氣。已被吾頰。語細。乃微微可辨。曰。公勿啟關。余曰。何也。其人曰。彼欲死我。余於是歸坐不之動。且不知所爲。此若在平時。方且發吾峰怒。顧見此人悲梗之形。已不能臨之以威。詳審其人。鬚髯修整。眉目疏秀。似

端詳有儀觀。今則倉皇無主。非復恆狀。且其狀甚於橫死。似有較死爲酷者。余既駭。而仍弗信。蓋余既非遇事而懼。而亦不謂之無膽。況此逆旅。大有名於都市間。何爲恣人行殺。法律本嚴。而昏闇何復至是。余之所以不信者。正在乎此。但諸念交聳間。而門外果有兵刃之聲。余卽下其栓。又以匙扃鑰之。覺外間有人力推吾扉不已。扉既堅鑰。則又繞出他門。將拔扃而入。余卽其足音聽之。此門已爲余久鑰之矣。卽大聲詫曰。何人擾擾於此。此吾所賃之居。胡得無因冒入。門外默然不答。顧雖不答。而尙力推。扉幾爲破。余知非佳。卽出手槍於行囊中。余出槍時。而逃人之狀立變。爲鎮定。卽奪余槍。注目而視之。狀至欣悅。言曰。既有此物。卽死無懟。敬謝天主。吾得生矣。余益奇。詳視衾枕。知非入夢。取表觀之。尙未及兩句鐘。扉尙格格作聲。余大詈不已。門外仍不答。而扉已裂縫矣。逃人以槍伺之。態至安詳。如善用是物者。余又視此逃人。爲年尙少。較中人略高。顏色慘白。而畏葸之態略平。似將決死於門外漢。至其衣服。又似外衣初解。素領尙在頸中。袴襪皆近時髦。五

指白潔。似上等人。惟有一物足奇者。人固少年。而髮則星星白矣。余曰。朋友。此屬何故。汝詎得罪而求脫耶。然此少年目注門罅。但漫應余。余曰。門外人。非巡捕耶。少年曰。非也。余曰。吾不畏事。惟須知其情。究此門外人。何由迹汝如是之迫。少年曰。圖吾命耳。余曰。何也。少年曰。此安能告。余忽思及一事。榻前有電機通櫃房。卽按電鈴。少年迴顧。復顧其槍。曰。電鈴斷矣。余大怒。謂一身作客。彼輩乃敢毀我自由。連接都無人覺。卽電話之箱機亦預斷。門且立破。余舍電機不按。卽曰。門外究有幾人。少年曰。二人耳。余曰。吾果助汝者。汝能否如我調度。少年曰。可。余曰。汝伏余牀背。以槍與我。少年怏怏授槍。余得槍時。而門機已毀。門開。有二人神志鎮定。若無事然。其一取毀扉倚之牆上。其一人見余。愕然如遇鬼物。

## 第二章

余觀此二人。似但見余而不見所述詰之人。故爲此態。實則余亦疑駭無倫。此二人初無盜剽椎埋之概。余卽問先入者曰。請問二君。胡爲於夜中碎吾扉而入。其

人短而壯碩。以巾拭額汗。加以眼鏡。注視余面。余觀之大類中等之商人。卽謂余曰。先生。吾誤矣。惟吾欲壽一友。灼見其入君之門。語時。仍以目四瞥。其一人亦如是。乃初不得其仇。余曰。爾欲告罪。則明白須在主人之前言之。今且去。其一人欲徑造吾室。余以手抵之。入者狀至瘦長。顴高而目深。衣服亦整整。白領。金鍊加其表。以外象觀。斷非刺客。方其入時。余力推之曰。鄙人居處。足下胡能入檢。瘦人徐徐而言。似外國人。謂余曰。先生。乃不知吾所欲得之人。爲世上之險人。先生留之。將爲所累。余曰。謝君規勸。惟鄙人敢爲其事。卽以身任之。毋恤其他。此二人立吾近處。咸以目度余。計其勇力。似可勝余。實則余較此二人爲高。且常蹴鞠。體操。爲力亦非劣。時時弄其手槍。乃亦不敢孟浪而進。矮人告余曰。實告先生。吾所欲得之一人。務在必得。初意亦不欲開罪於君。請勿與我事。余曰。我何嘗與君之事。惟深夜力毀吾扉。此君之強與我事也。君卽尋仇。我又何涉。我但求甯睡已耳。余言時。此二人已納手囊中取兵器。余卽立退以待之。此短人曰。先生。今亦不復煩言。

此人決在室中。且吾之來。非復兒戲。實告君。此毗連之屋。均我所賃。電鈴電話。久已劃斷。爾果聽我入尋此人。敢云必不聽君滋累。果必抗我。則君身之險。正自難言。余此時不答。卽自縱其槍二響。以警餘人。令醒而趨救。此二人撲余。余復縱槍出其肩上。此瘦人卽按其電燈之機。機動。室中皆洞黑。瘦人奔入。余力推之。翻短人爲余槍所中。未劇。但傷其頭皮。卽銳退。雖在洞黑之中。余知此二人尙未入室。然已聞足音。余卽大呼。捫索電機。冀挽之使明。顧不能得。但聞牀背有人呼聲。余血爲之沸。時余索電機不得。已聞有人被創作呻吟聲。復聞有呼吸之聲。及余頸。余卽趨避。而象皮之棒。拂然有聲。掠余而過。余已去履著襪。依壁而立。不復中處。知擊余之人卽在近處。此時忽聞甬道中有人聲。卽有黑影瞥然過。且作微語。衣裳之聲。襍襍似女郎。且有香風沁人鼻觀。其芳乃大類香薰。而前通甬道之門。亦開。余此時已得電機。屋乃大明。四顧已室及鄰屋。乃皆空宅。闐然無人。門開處。但有傭保一人。愕立無語。余曰。汝見兇人耶。傭保曰。何也。余曰。適有二人碎余扉而

入。一短小。戴金眼鏡。一爲高瘦之人。爾登時。如不之見。則其入似尙在屋之左右。傭保入曰。無人也。卽我輩時。亦不遇一人。余曰。覓之。惟當留意。彼挾軍械來也。傭保四矚。均言無有余。忽念及牀後。尙有一人。卽曰。吾牀後尙有創人。汝往視之。傭保顧余。乃大異。以爲此中安有創人。余曰。人居吾牀後。惟有此人。始有二人入迹。語已。自至牀後視之。已無有四覓一無所見。余方高言。傭保愕然。以余爲癩。余亦但能愕視。言曰。斯乃大奇。傭保亦曰。奇哉。余指破扉曰。此卽確證。傭保見而大哂。以爲兒戲。余幾欲踢而死之。傭保復作冷語曰。扉果碎也。余曰。汝乃不信吾言耶。傭保曰。我信與不信。何關貴客之事。但吾實未見此二人。據客所言。似有三人。吾二日不見。矧乃三乎。明日當告之司賬者。今爲客道晚安。夷然遂行。余仍不睡。又坐待一句鐘。幸無事。遂寢。

### 第三章

明日九點鐘。余尙未醒。卽有敲門之聲。余起曰。入之時。一人將一書。以盤承之。而

進。余觀其書。果余名。余目及破扉。即憶夜來之事。即去其封。書爲活字板所印者。即司賬所書。言肆主請客今日出此肆。亦無他屋。足以容君。余曰。汝以傭保爲我。備浴。並以茗至。因大怒而起。計昨夕之事。雖奇。固亦人情。所有惟此肆主作不情之舉。動大足生人嫉。憤夜半破吾門。一身幾爲人斃。肆主知而不究。且下逐客之令。余衣旣畢。即下樓。入肆主之屋。見一書記在。即曰。吾將請面肆主人。書記曰。客何名。余曰。吾名克雷齊。書記色變。即曰。吾主人白勒門登。似有事。客何事。請見屬余曰。否。必面主人。主人果有事者。請俟其畢。果避而不見。吾將至大警察所。悉吾所見。告之官中人。書記張目視余。久。乃謝余。意似恭謹。實則如欺童孺。余怒。乃不可抑。書記曰。客勿促促。吾將入告白勒門登。惟主人今日倥傯。異於往時。似將發遣余行。余不理。吸菸坐候。時往來者甚夥。余咸無覺。忽見有一人過余。前余愕然。過時。裙緣幾掃吾履。則長身玉立一女。人衣服雅素。隨一俊婢。手中抱東洋小狗。此女垂首行。乃未見其貌。以狀度之。似妙年也。衆見女。咸肅然起敬。似爲顯人。然

余之所異者。初不在此。其人過時。香風馥馥。余忽憶及夜來之事。此香爲余生平第一次所聞。聞時。去今纔數句鐘以外。胡能不憶。見此女以鑰匙付櫃上人。櫃上人以數函書予之。女受書後。復經余前。又似知余視其人。偶爾迴盼。微覺余之注視。頗怫然不悅。余亦辨之。此侍婢則睜目盼余。以爲褻視。貴人至於小狗亦獐獐作勢。余皆不審。仍側身注視其出。見此女立於甬道與侍婢耳語。余仍出門視之。見其面矣。美麗無匹。盈盈方妙齡狀。似外人又莫定其爲何國髮介於黃金色及棕色之間。側背向余。髮多如雲。深思此侍婢爲之理髮難也。髮覆額絕低。頸長而白。雖加以玲瓏之領緣。螭螭尙露於外貌。溫而肅。此女僕似耳。語告主人。怒余注視者。女微微視余。復徐轉其目與侍婢細語。吾面雖爲風塵所侵。此時亦微覺血沸於頰。蓋心慕其美。不能置也。正於此時。升機已上。肆主人即乘此機板而登。書記隨之。肆主人貌不逾中人。髮作灰色。髻亦如之。體胖而貌豐。見此女。即脫冠爲禮。女則微答以禮。大似降尊。肆主人與此女爲禮後。即厲色向余曰。密司忒克雷。

齊。聞有言見教。余即取書付之。曰。請主人示我以罪。主人觀書。微笑曰。似昨宵在敝肆所爲。實不能容客。客言二人堅擠而進。而吾傭保。乃言無見。客言乃未能深愜人意。余曰。君不愜耶。我亦弗愜。吾至此。特一尋常旅客。半夜之間。竟有人碎屏而入。吾幾死其手。尙有人與不相識。不審曾否爲此二人所殺。陪禮之事。宜出之汝。何爲反興問罪之師。主人蹶蹶言曰。我不以巡警問君。君已交佳運矣。吾主人果知肆中爲此等事。則客似非佳兆。語已欲行。余力止之曰。汝乃無言。吾尙有言。吾旣非賊。又非無賴。爲兩府中紳衿。且爲哈得羅斯巨姓也。吉爾白忒哈得羅斯寶星。常至君肆。即吾兄也。不久且來。吾來特爲蹴鞠。汝以我之名。詢之於衆。知者當不少。昨夕之事。汝不吾信。一至官中。官將信我。而不汝信。汝仍抗撓。吾即巡警所。請官根究爾事。余言發時。肆主少戢。即謂余曰。如客所言。其事有左驗耶。余曰。然。汝試取格拉斐克報觀之。有吾影片在中。吾適往孟赤斯忒鬪蹴鞠者。汝果不信。我爲有名之人。儘可至吾室中。吾示爾以名人之手札。即指一臨門之人。謂肆

主曰。其人汝知之否。肆主即與鞠躬爲禮。曰。卻而司贊星。吾爲爾道晨安。來者爲少年。衣荷蘭絨之衣袴。冠草冠。從容雅步入。小與主人點首。即奔至余所立處。執手敘舊。曰。吾今日特至君處。觀君鬪鞠。語後即行。肆主人見狀。頗戚戚。即微語余曰。密司忒克雷齊。且至吾私室小談。尙有隱衷奉白。余隨至其治事之所。主人閉門。脫冠置几上。言曰。客所居屋。吾已徧覓。乃無一絲迹兆。果不得左驗。則客豈非無根之言。余曰。主人但於破扉上求之。自不能得其究竟。顧傭保所司。甯無其責。亦憤憤不知耶。惟爾欲得此三人之軀幹面貌。吾尙一一能言。主人遂出紙筆向余曰。請客言之。余遂舉三人服飾儀表。匪不曲肖。主人則細細書之。言曰。旣得此物。當悉心覓取其人。適所上之書。客可恕我無知而妄作。惟客所居屋。旣有此變。不如勿居。後此更來。再爲下顧。不云晚也。余沈吟久。謂此人胡以必祛我外。出顧欲祛我。我決不行。即曰。此事當容吾度。惟其事宜趣以人偵取。而昨夕之逃人。慄慄如不自保。即彼二憾。洵洵似無人心。縱之遠逸。於貴肆亦不爲無梗。昨彼中尙

有人告我。此一帶之屋。均一人包賃。此包賃者。爲誰檢籍。亦當立得。肆主人曰。此言乃大謬。君之鄰毗。皆善人。何由有包賃之事。然主人出言果侃侃。語余亦弗疑。爽然告行。則後此安有無窮之事。惟主人言時。神志沮喪。如有所防。則明明中有所蓄。但不語。余愈視而主人愈慄。於是乃決計留此。不復更徙。他肆即曰。昨夕之事。吾亦視爲偶然。不復深詰。惟今日決不能遷。且有數人至。是夜譚。主人幸爲治饌以待。主人無言。狀至不懌。言曰。聽客所爲。可也。第似此奇駭之屋。吾亦無敢堅留。余曰。吾但淹留一二日耳。易地頗憚其煩。遂出。主人送余至門。余復憶得一言。遂立而問主人曰。主人。吾尙有言。能否可以發問。適甬道中有婦人。挾法國侍兒。且抱東方之狗。此人何名。主人聞言大驚。似至疑我。余僞笑曰。殆少年好事耳。主人亦矯爲鎮定之容。態終不掩。姑徐徐言曰。女郎名曰密司繫賀忒。以家世度之。是必美國名家之閨秀。居吾肆時。亦名人所保證。惟舍其名姓外。鄙人一無所知。今客尙何問者。余曰。無之。徑出。時有傭保告余曰。樓上有電話。言吉爾白忒。

寶星待君。余點首。即登。而肆主人尙遙呼曰。今夕爲客治盤飧矣。余答曰。在八句鐘。爲我治三人餐也。

#### 第四章

余從兄寶星。長余八歲。爲人嚴毅。不苟。在議院中。甚錚錚有聲。律己守分。日虞負及稱舉之人。其來也。邀余同赴毬場。余遂以車同阿兄行。兄意惡無稽之言。故昨夕之事。余亦祕而不言。但問曰。兄久留倫敦。能否知世界逆旅中人如何者。弟觀肆中人。頗陵雜無序。兄曰。然。此中雜處各國之人。名爲世界逆旅。切也。間有美洲人。好蹴鞠行獵者。恆主彼間。惟其治饌佳。故間有名流。亦賃其寓。似吾弟者。宜居卡爾敦逆旅。於分方稱。余遂易言他事。問政界中事。兄以余言涉廓落。即亦不答。少頃。言曰。弟當常觀報章。觀報章。即知吾國非復甯謐之時。自吾入議院後。覺前此之局勢。咸無促促於此時者。余曰。然則有戰事乎。兄曰。戰事紛傳已久。今政界中人。以浮議紛綸。無復措意。吾則謂人言藉藉如是。未必盡屬無根。微聞人言。外

務中頗有重大之事。余曰：弟爲荒僉，一無所聞。詎吾國竟有險熾事耶？兄曰：事無的稿，而見聞遙遠者，終踖踖不可自安。克司忒冷勳爵昨日謂余：似空際有風雲之象。余聞不即答。然心中則甚慕吾兄所處地，可以與聞政事。余平日村居固享太平之日月，顧見聞殊不擴廓，亦屬憾事。既而又思：理亂不聞，但信田園可樂，則又似優於吾兄。因曰：幸弟不趣功名之路。兄聞言，樂甚。大抵富貴中人，經人稱之爲遺大投艱，則轉覺一身之有用，而以爲樂。往往然也。因曰：兄雖叨祿於朝，實不若吾季有田園之樂。須知阿兄慕汝切也。余點首應。吾兄即曰：至矣。吾來得無暮乎？質言之，吾兄志在功名，所好初不在是。然身爲孟赤司忒人，今日見鄉人在此，則不能不至而周旋。既至，坐於客座。麾余告鄉人：言兄已坐候於此。余即易衣，亦無意於兄之言。既至時，衆果候我。上午決鬪，初無勝負。吾鄉人岌岌有敗衄之勢。及日中時，吾敵一毬已突過吾界域之門。吾身靈手敏，力撲而反之。客座中人見余輕敏，皆鼓掌稱賀。吾兄亦呼及姆，乃大能事。及姆余聞言而視吾兄。視時，竟自

覺僵如石人。吾兄見余趨捷，方點首稱可，而立兄之側，則亭亭一美人，同其侍兒，懷小狗而坐。即肆中所見者，見余如不相識，亦無所可否，似不屑寓目者。余神思已昏惘，不復盡逞其能，更半句鐘，鈴動就餐矣。余即至阿兄之次，此二人尙未行。兄曰：弟乃大能，下午必距勝著。方兄言時，余則屬意其旁坐者，竟爲兄所覺，即迴面此女曰：密司繫賀忒。鄙人介紹見吾弟密司忒，哈得羅斯女微點其首。余曰：密司繫賀忒亦喜觀人蹴鞠耶？女曰：吾乃不了。貴國所用以爲戲者，吾一不之知。方以紙記識，求得其名稱而已。賢兄盛意見招，賜我以入場之券，俾得臨觀。余曰：似與密司同寓。女曰：似曾相識，惟吾至倫敦未久，又未知今日之局，即於是已耶？余曰：餐後更戲。女曰：午後吾殊有事，即謂侍兒曰：嘉納吾行也。侍兒立起，小狗識余，仍猶猶而噪。余曰：密司繫賀忒能否賜我顏色，與寒兄弟同飯？女微笑，口渦動處，令人真個銷魂也。即曰：敬謝先生，今不復叨陪矣。兄曰：吾送密司登車。女迴首別余，而侍兒及狗終不投契。余目送其行，立俟吾兄，可五分鐘，吾兄已歸，似有快